

人生沒有絕對完美



文林漫步

范蠡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諸葛亮沒做到的，范蠡做到了——復仇雪恥，幫主公富國強兵；信沒做到的，他做到了——當自己功成名就時，掛冠而去，誰也攔不住；老師計然沒做到的，他做到了——經商幾年，積蓄家財數萬；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沒做到的，他做到了——二次入相，三年後再次離開政壇，瀟灑而去；李白沒做到的，他做到了，二次下海經商，而且成為巨富；在商場上，連當今李嘉誠沒做到的，他都做到了——散盡一生所有錢財，赤條條讓財富歸零。

做人的問題上，他張揚而不低調，率性由性，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經商成了暴富，他不怕別人紅眼，也不怕別人想謀財害命，賺多少，做多少，公公開開。愛情上，他愛就愛，帝王的情人也敢公開去愛。像西施這個女人，雖是美得傾國傾城，但不管怎麼說她作風不好，大施美人計去騙了天差的感情，范蠡照樣跟她愛，甚至白頭偕老。

可以說，范蠡的一生，什麼事都是得心應手。譬如他棄官經商，換成別人，一般會利用當年在政壇的影響，利用那些曾經提拔的幹部做點買賣，這完全是人之常情的事。可范蠡不這樣做，既然離開了，就絕不用特殊的關係謀取財富，而是另起爐灶，憑藉自己的能力去商場打拚。

通過對氣象的研究，他得出每十二年一個輪迴的自然規律，每六年有一次豐年，一次平年，十二年一次大荒年。古代農業社會裡，穀物對其他商品有着非同小可的影響。早時，別人賣穀，他買車，因為早過後，車就稀缺，價格上漲，將早時準備的車出售。天旱時準備船隻也是同樣的道理。在商品價格極低的時候，總是會吸引更多的人從事這一商品，其價格必然要下跌；相反，當一種商品價格太低時，就少有人去生產，形成供不應求。於是，范蠡能準確預測市場，在某一商品價格上漲時，像賣土一樣毫不猶豫地全部拋售，因為價格馬上就要下跌；當一種商品極為低賤時，就像金玉一樣收進來，因為價格馬上就會上漲。就這樣買來賣去，范蠡賺的銀子滾滾而來。沒幾年，成為天下巨富，遂自號陶朱公，當地皆尊為財神——儒商之鼻祖。

至此，范蠡已是行將百年的老人了，自己也覺得這一生過得轟轟烈烈，無悔無憾。帝王將相、名商大賈、社會名流，誰也沒能像他這樣隨性而心地瀟灑過。然而，就在他要給自己的人生畫上一個完美無缺的句號時，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的小兒子在回國途中犯了罪。范蠡覺得，這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他一生中沒有擺不平的事。於是，他使出渾身解數，動用各種社會關係，用重金行賄，打通關節。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所有的努力最終都歸於失敗，沒有能保住小兒子的性命。這事給他以致命打擊，由此鬱鬱而終。

所以說，人生短暫，沒有絕對完美。想通了，你會發現世界原來是那麼美好！

守望春天

方華



人生在線

已是立過春的二月，但我居住的這個城市，還沒有一點春天到來的跡象。天空經常是陰沉的，像一位處在煩悶中的婦人，難得一見陽光燦爛的笑容。偶爾還會有一兩星雪花落下，似調皮的孩童，在那婦人板著的面孔下，詭地逃了身影。

房間裡的空調開著，營造著虛假的春意。身邊的吊蘭孤獨地綠著，卻沒有那份盎然的生機。枯燥地坐在案邊，不時地放眼窗外的那棵柳。明知沒什麼，卻痴望那風中搖擺的枝條兒，猝地冒出幾星嫩綠的奇跡來。真是奇怪的心理。身處嚴冬，滿目蕭條，畏首縮腳的心境下，卻不急切地嚮往春天，怕是心底裡明瞭那個明媚的日子太遙遠了吧？等挨近了春天，那份守候的心情卻是如此的急不可耐了，讓人感覺這最後的一絲春意是那樣的悠長、難熬。

翻開當日的報紙，有照片顯目，說是梅花正放，是賞梅的好時節。知道梅開早春，更平添了一份桃李爭艷、草綠天涯的想像。

見我坐在桌邊發愣，娘子問：「想什麼呢？」「想春天。」我答。「呵，挺詩意的。」娘子笑。心中也暗想，一個大老爺們，傻傻地坐在屋裡，為春天的婀娜來遲而心焦，怕是確有點兒嬌情了。

娘子說：「你記得一支《春天在哪裡》的兒歌嗎？」隨即，她唱了起來：「春天在哪裡，春天在哪裡，春天在那綠綠的山野裡……」娘子說：「與其在屋裡呆想春天，不如去野外尋找春天，這樣的日子，春天正在路上呢。」

我笑了，對娘子說：「我知道春天正向我們走來。一個人痴痴地守望著春天，實際是一份美好嶄新的日子的到來啊。」

有一段守望春天的時光，有一份守望春天的心情，多好。

向三文魚妥協

王風英



天南地北

在美國的華盛頓州，有一條寬闊而美麗的艾爾華河，在這條歡快而清澈的河水裡，生長着成千上萬的三文魚，牠們世代繁衍，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然而，在這條美麗的水兩岸，卻生活着為數不多的居民。

建國初期，美國政府為了加快河岸兩地的經濟繁榮，讓更多外來者來這裡定居，讓他們開拓城鎮，過上自給自足的生活，開始計劃興修水利大壩。自一九二一年、一九二六年期間，艾爾華河上兩個大壩相繼落成，這無疑給河水兩岸的居民帶來了便利，也如願以償地吸引了許多外來定居者。

就在人們安居樂業，生活蒸蒸日上時候，二〇〇八年，以奧巴馬為首的美國政府，卻發出了一道指令，決定從二〇一一年九月開始正式拆除艾爾華河的兩座大壩，並將在二〇一四年前全部拆除完畢。一時間，外界一片譁然，是什麼讓美國政府孤注一擲做出如此的決定？

帶著疑問，無數的記者湧向了美國的華盛頓州來尋找答案。經多方調查，他們終於得出了結論。原來，在艾爾華河中，每年都有六種從太平洋遷居過來的三文魚以及虹鱒。這些普通的三文魚，長到成年後，一般體長八十至一百五十厘米，重約五至二十磅；而虹鱒魚的體型則小得多，一般長到零點五磅重。讓人震驚的是，在這條河裡，還生長着一種傳奇性的魚類，牠就是種類特別的欽努克三文魚，牠個頭特別大，可以長到一百磅重。通常普通三文魚的壽命只有四到五年，但欽努克三文魚的壽命卻可以奇迹般地延長到二十年。而欽努克之所以體積這麼大，可能和牠生活的環境有關，因為牠擅長在艾爾華河上游激流和狹窄的山谷中暢游，也就是說，牠有個非常舒適愜意，很適合自己成長的「家園」。

然而，隨著水利大壩的興建，從此卻徹底改寫了這些三文魚的命運。因為大壩將河流一截為二，大批三文魚按照慣性從太平洋進入美國華盛頓州艾爾華河時，在牠們從下游游向上游八公里之處，碰到的卻是鋼筋水泥的大壩，截斷了這些三文魚回游通道，因此，牠們只能在下游僅八公里左右的河道中生存。由於這些三文魚無法在多峽谷的上游產卵，再加上大壩水庫中的水是靜止的，容易吸收太陽輻射，使得水溫升高，氧氣減少，導致一批批三文魚逐年減少。

截止到上世紀九十年代，艾爾華河由修壩之前的三十萬條三文魚，只剩下了現在的三千條。另外，據一些生態學家發現，因為三文魚數量的減少，也直接影響了當地以魚為食的黑熊和老鷹等其他動物的生長，令整個生態鏈受到了損壞。動物受到傷害，生態受到威脅，在這種情況下，當地的居民以及漁業保護組織開始警覺起來，他們聯向政府呼籲：「拆除大壩，救救那些僅存的三文魚。」由此，美國政府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也正式把拆除大壩納入了議事日程。

鑒於大壩給河水兩岸的居民帶來了確實不錯的經濟效益，與大壩造成環境生態的惡劣影響相比，美國政府內部也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反對拆除大壩者有之，選擇恢復生態環境的呼聲也不在少數。最後，歷經二十年的政治博弈，美國政府終於全面向三文魚妥協，保護生態環境最終戰勝了一切。

艾爾華河兩岸的居民寧肯失去便利的生活條件，也要給三文魚一個生存空間，讓世人刮目相看。美國政府以及公民為了保護生態平衡不惜向三文魚妥協則讓世人為之讚嘆。

苦中真味

代連華



飲食男女

那天在朋友家裡，吃到真正的苦餐，現在還覺得意猶未盡。四菜一湯，其中有一道菜是清炒苦瓜，綠瑩瑩的苦瓜，切成菱形塊，紅彤彤的辣椒則切成菱形片，瑩瑩綠綠着彤彤紅，看着就有食欲。朋友說，做這道菜時，要先把苦瓜塊及辣椒片放在開水裡輕輕焯一下，那樣能減少一些苦味及辣味。清炒時放少許油及鹽，不放調料品，大火煸幾下就可以出鍋。這樣炒出來的苦瓜，依然是原汁原味。我拿起筷子嘗了一口，真不錯。

朋友說，苦瓜味苦無毒性寒，入心肝脾等，含有多種維生素及礦物質，多食苦瓜不僅能清熱祛火，降低血糖等，還能美容。

朋友又端上來一個大瓷碗，碗裡盛着湯，湯上面飄着一層淡綠色的青菜菜葉是那種細長形的，嫩嫩的小巧精緻，看着就惹人喜愛。用湯勺喝了口，竟然也是苦的，細細地咀嚼那菜葉，淡淡的苦中卻又蘊藏着一絲淡淡的甜。

朋友說這是柳蒿芽，我有些吃驚，柳蒿芽一般是在五六月份採摘，而眼下雖是初春，大地還是一片荒涼，柳蒿芽因為是脆嫩的而很難冬貯。朋友笑着說，還是有辦法的。每年的五月份，去野外把柳蒿芽採摘回來，挑選乾淨之後，用開水焯一下隨即撈出，然後放在冷水裡浸。這樣處理過的柳蒿芽依然是清脆碧綠的，把浸過的柳蒿芽攪成小團，放在冰箱裡冷凍起來。

老地名也是文化遺產



自園談

一項民間調查顯示，廣州已有三四千個老地名在城市稀邇中流失了。文史專家黃森章呼籲，盡快開展老地名普查，建立老地名名錄，出台保護老地名細則，以拯救羊城歷史記憶。上海市政協委員姚卓均痛惜，城市發展過程中程中的老地名已不復存在，「這些老地名都可都蘊含着上海史軌跡和老文化傳承」。有的地名「老」了，鑄土機轟轟，不容商量將其「葬送」；有的地名「舊」了，往往被視為「不吉利」而被迫「下崗」；有的地名「誕生」，就扮演着「狐假虎威」的故事；地名，已變得傷痕累累。

地名不單純是一個地方的冠名。有報道說，地名是一個地方人文特徵和時代特徵的重要反映，承載着這一地域的文化底蘊，是這個地區的巨大無形資產。是的，地名是連接歷史與未來的文化紐帶，其文化價值是毋庸置疑的。

比如，北京的趙登禹路和修鐵關路，都是為紀念抗日英雄。再比如，我家鄉有一地方，原來叫曹家營，因曹姓人多而得名，後改為工農村，是有九百零畝在此得名，九百零畝煙消雲散後，工農村也就名存實亡了，而當地老百姓更願意稱之為東溝。青年作家付秀瑩認為，地名不僅僅是地理學意義上的符號，更包含了豐富的文化現象、政治、經濟等內涵，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

有時候，某些傳統地名，甚至就是一部長篇小說。

然而，隨着現代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在轟鳴鎚土機下，無數地名連同其文化都不容商量地被「葬送」了（當然其中也包括歷史遺存和現代工業遺迹）。在某些人看來，地名不就不是一個地方的稱謂嗎，改了或消失了都無傷大雅，更不影響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其實地名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文化。河北省民俗文化協會會長、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袁學駿認為，傳統地名經歷史保護專家委員會認證，與民風民俗、百姓心理緊密相連。地名不僅僅是一種稱謂，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一個凝聚地域歷史文化的文化載體。

地名不是可有可無，不能隨便改變不能隨便「葬送」。

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曾經明確提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遺產」。地名不僅具有社會性、時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等特徵，同時也是一個地區發展和變遷的見證。最近，民建南京市委指出，隨意更改或廢止老地名，就地名割斷歷史文脈，折損城市應有的本質和魅力。老地名特別是老地名，也是亟須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地方兩會上，有委員提案建議要恢復或保護有文化價值的老地名，不要人為地割斷歷史文脈。可喜的是，近年來有些地方的政協文史部門和地方政府或檔案部門正在編寫地方地名錄，以保護地名文化。當然，亟須保護的是那些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地名，不要在現代工業大鎚下被「葬送」。

布衣荊棵



文化什錦

故鄉的山上，花開的太多了，以致我不知道，怎樣形容它的姣好，倒是路邊的荊棵，日益出穗，日益繁茂，在無人賞識的日子裡，仍將一串串的花，開得玲瓏精緻，堆積攢動，將那一個個夏天，點綴得紫韻入簾，淺淡入眸。

起初我並沒有在意，直到漫步繞上山去，身上頭上沾滿了葉的花絮，花蕊隨我腳步的深淺輕輕地搖擺，濃重的香氣穿過我的鼻息，直抵肺腑，我這才注意到，這些花，是多麼不起眼的荊棵花，這些枝，是多麼不起眼的荊棵叢！

它灰撲撲的，樸實有如泥土，如果不是春天，顏色就會有些黯淡；荊棵的花，開得不十分醒目，倘若不仔細察看，不會發覺它就垂立在你的身邊，揚眉轉首，用葉片親吻着你，用花朵撫摸着你。就像站立身旁的僕從，隨時聽從主人的召喚。

荊棵的植株不高，若不是茂密森林，平常的也就深及腰際，這就方便了人們信手摘下，握在手心，或襯上大朵的各色野花。荊棵花開的時候，熱烈而不計後果，它會把自己開得滿山遍野，卻絲毫沒有那種如火如荼的感覺。只是從視覺上覺得，遠看整座山是雲濤滾滾的了，近看也有一種生命的流光。有時就想，倘若它一日裡一下盛開，會是何等的景象？

果然，它們，就那麼一下子開了。開得那麼密集，似滿族女子的珠花，繁華在頭，卻又串串巧藏。除了清晨的山風、正午的陽光，傍晚的月色，以及山中的過客，不知還有多少人可以看到，並加以詩意的讚賞。與各種怒放的野花相比，在這個植物的王國裡，這俏然開放的花朵，一點也不遜色。

荊棵開放的時候，整個山上的顏色像霧，像靄，綿延無際，煙嵐蕩漾，總是暈着淡淡的紫色。我有些遺憾，芳景若此，卻甚少有人用精妙的筆墨，稍稍對它加以褒獎，讚嘆輕紗垂簾的秀美，最終，結下那些逐漸飽滿的籽粒，葉落眠秋去了。而我，畢竟生長於鄉村，至今與那裡的植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我對它喜愛有加。

荊棵的生命力非常頑強，在家鄉，每座山上都能看見它的身影，絕壁懸崖、地勢險峻的地方有它，古木交錯、寂靜幽雅的地方也有它。在我的印象裡，每到開花的時節，荊棵的枝頭簡直可稱花碎如錦，它點綴着岩石的底色，默默環繞在山體的四周，哪怕遭遇經年乾旱，也不挪動生長的腳步。你只聞到那花葉的香氣，在悶熱的天氣裡繚繞，你就知道這個夏天，是因了荊棵的花香，才使這座山上再次現出迷人的景色。

布衣荊棵，卻有一個別致的學名，叫「黃荊」，不溫婉，略大氣，像個野性十足的少年。它的生命力非常頑強，只要能扎根的地方，很快繁衍生長，浩浩蕩蕩，望之蔚然。

曾遇到過碗口粗的荊棵，有次經過萊蕪縣城，看見有人將荊棵盆景拿出來擺賣，造型有如蛟龍騰躍，其中有一棵老荊，標牌上掛出五百年的樹齡，不知是否從年輪上得出結論。只見它四根扎地，脊背像弓起的蒼龍，造型也算巧妙，上前一問，賣價一千，眾人當場吸氣咋舌。

喜歡一個成語：荊釵布裙，形容婦女樸素的裝束，出處來自《太平御覽》卷七百八十八引《列女傳》。史書載，東漢博學且有品德的大學生梁鴻，娶了「肥醜而黑」卻打扮盛裝的孟女，於是連續七天

若荷

今年有幸隨單位旅行團到雲南旅遊，先到麗江，再遊景洪。在景洪領略了西雙版納的民族風情，尤其是有特別地方風味的西雙版納美食，甚是難忘，特記之。

汽車一到版納，窗外便響起了一陣悠揚悅耳的樂器聲，下車一看，原來是駐地餐廳的服務人員，身着民族服裝列隊歡迎我們。小伙子吹奏樂器，姑娘們輕敲鑼鼓，主人的盛情，一下感染了我們。彩燈閃爍，裝修別具一格的大門口，站着一位身着傣族鮮艷衣裙的姑娘，滿面春風，亭亭玉立，左手端一小盆清水，右手拿一枝香氣撲鼻的蘭花，當每個人進門時，她用花蘸一下清水，輕輕在你胸前一灑，清水帶着香味飄落在你的身上。

姑娘邊甜甜笑邊點頭說：「歡迎！」導遊小姐見大夥不解其意，便告訴我們：「這是傣族群眾的禮節，水是聖水，這清新甘甜的吉祥水，表示歡迎祝福的意思……」

在餐廳依次就座後，姑娘們端來了雲南名茶毛尖，雖未沾口，但那股清香早已繚繞撲鼻。

正當我們仔細品茶之時，幾位身穿水紅衣裙美似仙女下凡一般的姑娘紛紛而上，然後男左女右手，將一條條紅艷艷的紅繩繫在每個遊人的手腕上。導遊小姐忙介紹：這叫「拴紅線」，也叫「拴魂」，原是男女青年談情說愛的象徵，今天它已演變成盛大喜慶的禮儀，表示歡迎祝福之意，它不僅可以繫住愛神、福神，還可繫住長壽之神，賦予了新的內容和含意，不僅是愛情福壽的象徵，還是吉祥、喜慶的象徵。

拴紅線後，姑娘們開始上菜。那紅艷艷的衣裙輝映着美麗的笑臉，在人群中穿梭：一碟碟、一盤盤、一碗碗，滿廳香味四溢，讓人眼花繚亂。不一會，十人相圍的大圓桌上，放滿了各種風味小吃。乾的、濕的、炸的、炒的、蒸的、煮的，色、香、味俱全，像一團盛開的花兒，讓人們讚嘆不絕。

當豐盛的菜餚擺好後，餐廳小舞台上，響起一陣歡快的樂器聲，緊接着幾個傣族男女青年，在旋轉閃爍的彩燈下，跳起了「歡迎舞」，唱起了「敬酒歌」，頓時，台上台下一片歡騰，賓主舉杯，相互碰杯暢飲，好不舒心暢快。

傣族菜系，富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它在滇菜派系中，別具一格，在雲南二十四個少數民族的菜餚中，獨享盛譽。不吃不知道，一吃真是忘不了：什麼用香茅草捆綁着的烤魚，用芭蕉葉包裹着的蒸肉，還有將鳳梨掏空蒸的酸、甜、香味的八寶飯，竹筒燒的大米飯，以及叫不上名各種各樣的地方小吃。從製作方法來看分烤、蒸、剗、醃四大類，其特點為酸、辣、香、甜。據導遊講，傣菜系有六大類，一百二十多個品種。這麼多的菜餚，不僅使我們飽了眼福和口福，也給我們旅遊生活增添了其樂無窮的情趣。

傣族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在品嚐民族風味餐的同時，舞台上節目不斷出現，一會兒唱，一會兒跳，而且花樣翻新，常常使人忘記吃喝，台下不時響起陣陣掌聲和喝采聲。

在一陣悅耳動聽的樂曲中，一位潔白的孔雀，出現在金絲絨懸掛的舞台上，演員們會說話的眼神和豐富的面部表情，以及手腕、手指、擰腰、聳肩等豐富的舞蹈語彙，從孔雀出巢、覓食、飲水、洗澡，最後舒展彩屏，在草地上翩翩起舞……演員們以柔軟剛韌、輕巧敏捷的演技，將孔雀表演得維妙維肖。

孔雀舞之後，是熱烈的象腳鼓舞。象腳鼓是按大象腳的形狀製作成鼓，並以大象狂舞的動作創作的舞。「象腳鼓聲是傣族民間舞蹈的靈魂」，象腳鼓舞是傣族人民喜聞樂見的民間舞蹈，這種舞只有在象腳鼓咚咚伴奏下才會跳得響亮有聲。

領略版納美貌



繽紛華夏

誘人版納

（網上圖片）

高視明